試評紅樓夢新英譯

五

林以亮

疏忽與遺漏

根據拉巴沙教授（Professor Gregory Rabassa）的說法，翻譯工作者最怕就是「翻譯批評家」，他們常把譯文和原作詳加對照校核，然後將其中的錯誤一一指出。如此做法對從事翻譯工作的人無疑是一種打擊，因爲這類批評家精通兩種語文，既能指出毛病所在，還能建議如何譯法。翻譯者看到他們有根有據的評論，愧喪之餘，覺得自己所犯的過失，雖然可以私刑拷打，還不至於斬首示衆，心裏不免叫屈。

我雖然也寫過這一類的文章，但寫時總提醒自己，主要的目的在積極尋求一個正確的方式或法則，以供從事翻譯工作者作參考。目前這一系列紅樓夢評論陸續刊出後，有些友人對我說：「你對譯者太客氣了。討論翻譯是非好壞自有客觀的標準，不應該如此筆下留情。」我在「喜見紅樓夢新英譯」一文中早已說過霍克斯的虔誠和功力，實在令人佩服。如果對這種敬業的工作者還要口誅筆伐，加以挖苦，誰還願意從事這種吃力不討好的翻譯工作？可是既然我寫的是有系統的詳細評論，免不了見到疏忽、漏譯、值得商榷或錯誤的地方，如果故意規避不談，似可不必。好在我的目的既不在賣弄才學，又不在吹毛求疵；我拿譯文的優劣提出來討論，無非向讀者有所交代，同時希望譯者在再版時斟酌情形能否接納加以改進。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翻譯。正如喬志高所說：「翻譯猶如人性，總有改善的餘地。」相信讀過前四篇文章的讀者不會懷疑我的誠意。

霍克斯的譯文，大致上非常得體，在翻譯時態度的認眞可以說一絲不苟；偶然有疏忽或遺漏的地方，主要原因是由於原文中有些成語、俚語、或北方的土話，爲字典中所查不到，或者譯者一時不察誤解原作的用意，因而誤譯。例如第一回描寫鐫在石頭上的文字：

> 上面敍着墮落之鄉，投胎之處，以及家庭瑣事，閨閣閒情，詩詞謎語，倒還全備，只是朝代年紀失落無考。

霍克斯的譯文是：

> The inscription named the country where it had been born, and went into considerable detail about its domestic life, youthful amours, and even the verses, mottoes and riddles it had written. (p. 49)

「墮落之鄉」未譯，可能是故意略去。「閨閣閒情」譯成youthful amours未免偏重了愛情一面，而普通所謂閒情逸致並不一定涉及男女之私。至於「詩詞謎語」譯成verses, mottoes and riddles，其中mottoes是加出來的，原文並沒有提到格言、箴言或座右銘。

同回寫甄士隱與僧道二人同過「太虛幻境」，看見一副對聯：

> 假作眞時眞亦假　　無爲有處有還無
>
> （此聯亦見第五回寶玉夢中隨仙姑神遊太虛幻境）

譯文是：

> Truth becomes fiction when the fiction's true;
> Real becomes not-real when the unreal's real.
> (p. 55)

「有」與「無」應該另有譯法，否則real與true在意義上不免犯重。王際眞譯爲existence與non-existence，Kuhn和McHugh譯爲nothing與something，都較近原作。霍克斯一定知道別人的譯法，現在如此譯，必有他的理由，但仍值得商榷。

同回描述賈雨村寒微時的境況：

> 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文作字爲生。

末一句的譯文是：

> ……and keeping himself alive by working as a copyist. (p. 57)

「賣文作字」是指代人寫文章，寫對聯、扇面等，比做純抄寫工作（copyist）要高等得多，因爲賈雨村雖窮，却出身詩書仕宦之族，畢竟還是個「窮儒」。

第二回中另一副對聯：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霍克斯譯爲：

> If there is sufficiency behind you, you may concentrate on going forward.
> When there is no road in front of you,you should think about turning back.
> (p. 71)

這裏譯者看錯了原文的意思，原文是指：身後有餘時，不要忘記縮手；別等到眼前無路可走，才想起回頭。這是中國人受道家思想影響而形成的做人之道，認爲凡事總要適可而止，留一點餘地。所以賈雨村看後，想道；「這兩句文雖甚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倒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的，也未可知。」可惜賈雨村熱中功名，始終不能達到悟徹的境界，日後仍舊明知故犯，忘了及時縮手和回頭。我想此處譯文欠妥，關鍵在中西人生觀的差異。霍克斯的曲解可以說是由於中西文化背景的不同。

第五回，寶玉在秦可卿的臥床上午睡，夢中神遊太虛境，警幻仙子

命十二舞女演奏紅樓夢新曲十二支。在「枉凝眉」與「恨無常」兩曲之間插有一段敍述：

> 却說寶玉聽了此曲，散漫無稽，未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淒婉，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問其原委，也不究其來歷，就暫以此釋悶而已。因又看下面道：

程高本和鈔本均有此段，可是霍克斯却把它刪去。按理不應該漏譯一整段，是否譯者覺得此段是閒文，打斷了整套曲子一氣呵成的情調而故意刪除，不得而知。這一段描寫寶玉聽曲時的反應和指出他沒有領悟紅樓夢的結局，刪去是一大損失。

同回，寶玉午睡，夢見夜叉海鬼將他拖下迷津，嚇的汗下如雨，失聲喊叫：「可卿救我！」因而醒來。

> 嚇得襲人輩衆丫鬟忙上來摟住。

霍克斯的譯文是：

> Aroma and his other maids rushed upstairs in alarm and clung to him.
>
> (p. 148)

根據脂評，我們知道曹雪芹原作有「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一段，後遵畸笏叟之意刪去；但細看本文只有上房內間和秦氏臥房，並沒有「樓」，何來「趕上樓去」的可能？顯然譯者把「上來」二字誤讀爲「到樓上去」了。

第七回，鳳姐與寶玉一同坐車到寧府去。

> 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與賈蓉媳婦秦氏，婆媳兩個帶着多少侍妾丫鬟等接出儀門。

譯文是：

> ……where Cousin Zhen's wife You-shi, her son Jia Rong, her little daughter-in-law Qin-shi, and a large number of women and maids were

> standing outside the inner gate ready to welcome them. (p. 176)

這裏譯者看錯了。按北方話中的媳婦卽妻子之意。賈蓉媳婦秦氏指賈蓉之妻秦可卿一人，並不是指賈蓉及其妻，因爲文中明明說「婆媳兩個」，而下文不久又有「只見賈蓉進來請安」，豈不成了賈蓉本來在內，忽然又到了外面，再走進來？如果先前已見過，此時何必再請安？這漏洞想是疏忽所致。

同回，鳳姐要見秦鐘，賈蓉推托道：

> 「他生的腼腆，沒見過大陣仗，嬸子見了沒的生氣。」

霍克斯是這樣譯的：

> 'He's very, very shy, Auntie,' said Jia Rong. 'We are afraid that if you saw him it might only irritate you.' (p. 177)

說當然說得通，但把「沒見過大陣仗兒」漏而不譯，令人懷疑譯者可能不懂大陣仗的意思。根據「小說詞語滙釋」，大陣仗卽大場面之意。日後這幾個字是應該補譯的。

同回，秦鐘見寶玉形容出衆，擧止不凡，更兼金冠綉服，艷婢嫉童，不免產生自卑之感，心中思忖：

> 「果然怨不得姐姐素日提起來就誇不絕口，我偏偏生於清寒之家，怎能和他交接親厚一番，也是緣法！」

這裏程高本的文字與鈔本略有出入，兪訂本是這樣的：

> 「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溺愛他。可恨我偏生於淸寒之家，不能與他耳鬢交接。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之大不快事。」

霍克斯的譯文大體上根據程高本。

'No wonder my sister raves about him whenever his name is mentioned! Why did I have to be born in a poor *respectable* family? How I should have liked to get to know him: to have shared moments of warmth and affection with him! But it was not to be!'.

(p. 178)

其他我們不必討論，但「清寒之家」指家境貧窮，說得委婉一點而已。秦家家道式微，後來秦鐘到賈家的義學去讀書，贄見禮還是勉强拼湊出來的。譯文中 poor 就够了，*respectable* 是添出來的，而且還加重了語氣，大可不必。大抵譯者以爲他父親秦邦業是個讀書人，想當然耳，所以才提高秦鐘身份，致有此失。

第十一回，南安郡王等四家王爺派人持名帖送壽禮來，譯文把南安郡王譯爲the Prince of An-nan，變成安南郡王，恐是校對上的疏忽，希望將來能改正。

同回，賈瑞對鳳姐起意，諸般挑引，鳳姐回家後告訴了平兒。平兒說：

「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這句話原是成語，霍克斯將它譯爲：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

(p. 242)

「天鵝」並非天上的鵝，是另一種鳥，卽英文中的swan，(例如著名芭蕾舞劇'Swan Lake'向來譯爲「天鵝湖」)此鳥比goose高貴得多。王際眞把天鵝譯爲swan卽爲極好的旁證。

第十七回，寶玉隨賈政在大觀園內題對額，在遊覽過瀟湘館之後，來到稻香村。寶玉批評稻香村爲人工刻意經營，有失天然之美，並指出該處：

「遠無鄰村，近不負郭；背山無脈，臨水無源；高無隱寺之塔，下無通市之橋。」

譯文是：

'There are no neighbouring villages, no distant prospects of city walls; the mountain at the back doesn't belong to any system; there is no pagoda rising from some tree-hid monastery in the hills above; there is no bridge below leading to a near-by market town.'

(p. 336)

這段話三句全是對稱的，「臨水無源」漏譯，很是可惜。

第十八回，元春歸家省親，姊妹們各自寫詩一首以留紀念。

迎春、探春、惜春三人中要算探春又出於姊妹之上，然自忖似難與薛林爭衡，只得隨衆應命。

此段並沒有特別難懂之處，可是譯文却不完整：

Tan-chun was by far the most gifted of the Three Springs and joined Bao-chai and Dai-yu in writing octets.

(p. 365)

譯者非但把探春「自忖似難與薛林爭衡」那句漏去不譯，反而抬高她的身份，說她與薛林各寫一首律詩，其餘諸人則各寫一首絕詩，爲原文所無。探春是一個重要的角色，精明幹練，有知人之明，亦有自知之明，可以說是大觀園中最有見識的人物之一。現在如此一更動，不免破壞了人物性格的統一性。

第十九回，寶玉在寧府看了半天戲，覺得怪煩的，偷偷溜出來和茗烟商量到什麼地方去逛逛。茗烟道：「就近地方，誰家可去？這却難了。」寶玉笑道：「依我的主意，咱們竟找花大姐姐去，瞧他在家作什麼呢。」

茗烟笑道：「好，好。倒忘了他家。」

霍克斯譯爲：

'All right. But I've forgotten where they live,' said Tealeaf untruthfully.

(p. 379)

茗烟這句話的意思是：怎麼早點沒有想起襲人家來？並不是忘了她家的地址，故此也沒有說謊。譯文二處都是看錯了原文的結果。

同回，襲人規勸寶玉，逼他改掉幾件千奇百怪的毛病兒，不惜提出贖身之論作爲威脅，寶玉終於允承了。底下是這麼一段對白：

襲人道：「……你要果然都依了，就拿八人轎也抬不出我去了。」寶玉笑道：「你這裏長遠了，不怕沒八人轎你坐。」襲人冷笑道：「這我可不稀罕的。有那個福氣，沒有那個道理，縱坐了也沒趣兒。」

寶玉與襲人感情特殊，況且早已有肌膚之親，所以才會說這樣的話。所謂八人轎是給命婦坐的，此處襲人的意思是：你若肯依我，即使將來有人正式要娶我爲妻，我也不去。寶玉的意思是：你若留下來隨我，將來自有坐八人轎的份；而襲人自知丫鬟出身，最多做側室，絕無是理。譯者沒有理清楚二人對話的眞意，所以譯文就犯了不清不楚的病。寶玉的一句話譯錯了，因此襲人的回答也接不上筍。

'……But if you will really keep your promise about these three things I've mention-ed, I will promise never to leave you--even if they send a bridal chair and eight strong bearers to carry me away!'

'Oh, come now! Isn't that stretching it a bit?' said Bao-yu with a laugh. 'For eight bearers and a handsome husband I bet you'd go!'

'It wouldn't interest me in the least,' said Aroma haughtily. "Kind sir, for such blessing

I am not willing." Even if I did go, I should take no pleasure in it.'

(p. 392)

第二十四回，寶玉要喝茶，怡紅院中的大丫頭有事出去的出去，生病的生病，叫了幾聲，沒有人答應，正想自己倒茶，忽然出來一個他不認識的丫頭接過碗去。這丫頭不是別人，就是小紅。

> 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改喚他做小紅。

這一長句沒有翻譯，相信是譯者故意略去。一則西方人沒有犯了名諱而改名這種習慣，無從了解，就是加註解也無補於事；二則這句話與上下行文關係不大，刪了無傷大雅。這種地方，我們應該尊重譯者：在合理的範圍內他應有增刪的權利。

第二十五回，寶玉與鳳姐中了魘魔法的邪，神智不清，百般醫治，並不見好，親友都來探望他們。

> 日落後，王子騰夫人告辭去了。次日，王子騰也來問候。

譯文把人物攪錯了，成爲

> At sundown Wang Zi-teng's lady took her leave and went home.
>
> Next day she made another visit to inquire after them.

(p. 502)

拿第二句的王子騰也看成第一句的王子騰夫人，這種無心之失，很容易改正。

最難的是某種特殊情形，字典上既查不到，參考書籍中也沒有具體的說明，可能引致幾種不同的說法。第十六回，賈璉告訴鳳姐省親之事，其中有一段解釋省親的來龍去脈。

> 「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尙不能略盡孝意，因見宮裏嬪妃才人等皆是入宮多年，拋離父母，豈有不思

想之理？且父母在家，思想女兒，不能一見，倘因此成疾，亦大傷天和之事。所以啓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准椒房眷屬入宮請候。於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讚當今至孝純仁，體天格物，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諭旨說：椒房眷屬入宮，未免有關國體儀制，母女尙未能愜懷。竟大開方便之恩，特降諭諸椒房貴戚，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凡有重宇別院之家，可以駐蹕關防者，不妨啓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庶可盡骨肉私情，共享天倫之樂事。」

想不到最傷腦筋的，却是「二六日期」這四個看似簡單的字。霍克斯的譯文是：

'He has found that in his own case, even after seeing the Ex-Emperor and Ex-Empress morning, noon and night every day of his life, he is still unable to express more than a fraction of the devotion he feels for them; and this has led him to think of all those concubines and maids of honour and other court ladies, taken from their homes and shut up in the Palace for years and years on end, and to realize how much they must miss *their* parents. And from there he got to thinking of the parents themselves, how they must long for the daughters they can never see again. And then he thought what a crime against Nature it would be if any of those parents were to become ill as a result of not seeing their daughters. And so he addressed a Memorial to the Ex-Emperor and Ex-Empress requesting per-

mission to allow the families of palace ladies to visit them in the Palace on the twelfth day of every month. When Their Old Majesties saw this Memorial they were very pleased and praised the Emperor for his piety and goodness--"doing Heaven's work among men" they called it. But they pointed out in their Rescript that when the families of court ladies entered the Palace on these visits, they would inevitably be hampered by the restrictions of court etiquette in the expression of their natural feelings. So in the end, by an act of supreme generosity, the Emperor issued a special decree in which he said that, apart from allowing the families of court ladies to visit their daughters in the Palace on the twelfth day of each month, he would allow any family which had a separate house or annexe capable of being maintained in the degree of security specified for a Temporary Imperial Residence to make written application for permission to receive a Visitation in their own home, where the pleasures of reunion could be enjoyed in an atmosphere of intimacy and affection.'

(pp. 312-313)

霍克斯把這麼一長段譯來頭頭是道，可是二六日期却譯爲每月的第十二日。我們固然有二八佳人、二九年華等說法，二六日期譯爲第十二日並不是完全沒有根據。「中文大辭典」中有這樣一條：

二六　　言十二也

並引以下兩例爲證：

曹植：驅車篇　周流二六侯　閒置十二亭

高道素：上元賦

迎珠履之三千　列金釵之二六

但這樣說法究竟太牽强。

爲了這四個字，我曾請教不少高明之士和遍查有關參考書籍，總算達到一個結論。有兩位中國歷史系教授，另一位在北方長大的中國詩詞專家，都認爲二六日期應指每月的二日、六日、十二、十六、廿二、和廿六日。後者並這樣補充：「憑我兒時的回憶，鄉下的集日，縣城多規定『逢五排十』，四鄉則輪流排定爲『二六』、『三七』、『四八』，宛若大英聯邦的賽馬日期之排定。」王際眞也如此譯，並在註解中說明中國古時沒有七日爲一週的分法。

我們細思宮闈禁地，雖然親屬也不應探望如此之頻密。「國朝宮史」在「典禮」一項的「宮規」下，乾隆時這樣規定：

內廷等位父母年老奉
特旨許入宮會親者，或一年，或數月，許本生父母入宮。
家下婦女，不許隨入。其餘外戚一概不許入宮。

如照以上說法，則每月六天實在不合宮內禮法。當然每一個皇帝可以自訂規例，同一個皇帝在不同時期也可以更改法規。可是紅樓夢中除了元春加封貴妃，老太妃喪事，賈府諸人入宮拜謝和守喪外，很少提到去宮中探視元春的事。

其實往深處想一層，紅樓夢根本是小說，有很多地方是想像虛構。小說家言並不處處需要與史實符合。探望妃嬪日期，元春加封貴妃等細節，無非爲省親張本；而沒有省親之舉，大觀園就沒有興建的必要，小說也無從集中發展。我們讀紅樓夢如拘泥於史實，則未免刻舟求劍了。

（待續）